

闲话文人 蒹墨
鲁迅郁达夫的友谊



鲁迅与郁达夫

鲁迅与郁达夫的关系，不同于一般的朋友，近于亲人。郁达夫说鲁迅是伟大的，在文品和人品上都可算是“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”，对他崇敬之至；及至鲁迅去世后，又写了一大批追悼纪念的文章。而鲁迅对郁达夫的小说，也很推崇。

鲁迅与郁达夫是朋友，有很多相似的人生经历。他们都是异常敏感的人，这种性格来源于早年的经历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道中落这一条。鲁迅少年丧父，郁达夫从小失怙，家道中落，寡母抚孤，在二人的心灵上都留下深刻的影响。鲁迅说过：“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？我以为在这途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”鲁迅终身难忘为给父亲治病而在当铺前所受的白眼。郁达夫有过母亲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愿望，“老了面皮”，“上大街上的洋文货店去除去”的感受。

鲁迅与郁达夫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。那时候，鲁迅在教育部里当金事，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。当时鲁迅的脸色很青，胡子已经有了；衣服穿得很单薄，身体矮小。郁达夫印象中，鲁迅的绍兴口音，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，笑声非常清脆，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，却很可爱。就在那时，鲁迅和郁达夫在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；到了上海之后，所喝的，大抵是黄酒。有一天，鲁迅送了郁达夫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，说是一位绍兴同乡，带出来送他的。

鲁迅与郁达夫的脾气性格与文章风格截然不同，但他们却有交情，有合作，是惺惺相惜的关系。1932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郁达夫念及鲁迅身陷战区，急于想找到他。当探寻鲁迅不遇时，竟焦急得在报上登寻人启事，患难友情可见一斑。鲁迅对郁达夫也是关怀备至，特别当郁达夫遭人误解时，鲁迅总忘不了说几句公道话。如1927年10月，鲁迅在《扣丝杂感》、《夜记》里维护郁达夫。

1927年，鲁迅和郁达夫共同在上海生活，两人也从朋友升级到了挚友。对鲁迅来说，郁达夫是他所有朋友中，最为知心的一位，也是最为了解自己的一位。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与世长辞，10月24日时，郁达夫在上海写了一篇文章，即《怀鲁迅》。随后，《怀鲁迅》一文也在《文学》杂志上刊登发表。郁达夫用词准确，毫不掩饰地抒发了自己对鲁迅的敬佩之情，同时也写出自己对鲁迅深深的怀念之情。1937年，是鲁迅逝世一周年，郁达夫再次写了一篇名为《鲁迅的伟大》的文章，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缅怀之情。

鲁迅与郁达夫友谊深厚，一则因系同乡，二则因所处的时代，所看的书，和所与交游的友人。由于他们是同一类属的缘故，两人始终没有发生过冲突。自从郁达夫搬到杭州后，和鲁迅见面的机会，就少了很多，但每次当郁达夫去上海时，无论多忙，总要抽出时间去和鲁迅谈谈，或者是一起吃顿饭。而上海的各大

杂志、报馆，要想约鲁迅稿子的时候，也总是要郁达夫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。当鲁迅对编辑们发脾气的时候，郁达夫往往要担任调停和解的角色。

鲁迅与郁达夫的交往，也是美食与美酒的精彩碰撞。从1923年相识到1936年鲁迅逝世，13年中，两人你来我往，喝了多少酒，吃了多少菜，恐怕很难说清。“达夫招饮”的记述也每每见于鲁迅日记中。郁达夫日记中也有细致的记录：“午后打了四圈牌，想睡睡不着，就找鲁迅聊天，他送我一瓶绍酒，金黄色，有八九年光景。改天找个好日子，弄几盘好菜来喝。”郁达夫和鲁迅的交往充满了浓浓的酒气，但他们之间的醉意，超过了酒本身，这种醉更有一种朋友的情谊在里边。

鲁迅与郁达夫不仅有共同的文学追求，并且还是革命战友。他们始终能够站在正义的立场，用手中的笔不懈地战斗。鲁迅尚在人世时，郁达夫曾作有多首诗歌来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欣赏之情。在鲁迅日记中，也写到了郁达夫曾赠诗给自己的这一事情。图

流金岁月 丁梅华
丢失的红领巾

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一直有个愿望，那就是加入中国少先队组织，只有当上少先队员，才能佩戴红领巾。老师告诉我们，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，染有烈士的鲜血，它象征着少年先锋队的前身——劳动童子团在艰苦的环境中，怀一腔热情投入革命事业，经历血与火的考验。

那时候，我刻苦学习，处处帮助别人，并向老师递交了加入少先队的申请书。很快，我的申请被批准，那年六一儿童节，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，佩戴上了我向往已久的鲜红的红领巾。

可后来在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劳动中，我的红领巾丢了，为此，我很伤心。后来同学告诉我，在学校旁边的小商店有卖的，3个鸡蛋能换一条。

回到家后，我就到鸡窝看看有没有鸡蛋。其实，我知道每次妈妈把鸡放出来之前，都会摸摸鸡屁股，看还有没有鸡蛋，如果有，就把要下蛋的鸡关在笼子里，等下完了蛋再放出来，这些鸡蛋是用来换盐的，根本舍不得吃。

从鸡窝里出来，我有些沮丧，心想一定要想办法再买条红领巾。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我突然发现，在一处比较隐秘的草窝里有一只鸡，这是大伯家的鸡，我走过去把鸡赶开，看到里面不多不少正好有3个鸡蛋。看旁边没人发现，我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拿出来，将它们藏了起来。

第二天一早上学，我悄悄把三个鸡蛋放到口袋里，生怕被别人发现，并且第一次没从大伯家门前走。然后，我用鸡蛋到小商店换了条崭新的红领巾。

回到家后，妈妈说大伯病了，让我和她一起去看大伯，我没脸见大伯，就推脱说有作业，妈妈说，大伯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？

那天，我跟妈妈一起去看大伯，看到大伯躺在床上一脸憔悴的样子，我流泪了，向大伯坦白拿了他家3个鸡蛋去换红领巾的事。大伯用粗糙的手为我抹去眼角的泪水说：“孩子，没关系，犯了错误，改了就是个好孩子，大伯不会怪你的。”

事情虽然过去好多年了，但在我心中却是无法抹去的记忆。每当看到儿子戴上红领巾，我就会告诉他，一定要做个诚实的孩子。图

市井烟火 吴建
读懂父爱

万卷书易懂，一父难读。父亲不善表达，他沉默得近乎冷漠，但他一直是健壮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在我不经意的一瞥间，忽然发现父亲老了。

那天，在野菜花丛中，父亲捉到一只金龟子，用线栓住那细细的腿递给孙子。父亲躬着身，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，很虔诚。他那稀疏的头发有些白了，同样发白的胡须直挺挺的很刺眼。那一刻，儿子手中一蹦一跳的金龟子，结结实实撞痛了我的心。

我熟悉它，那是我童年的玩物。在春日绿色的原野上，一个男子在追逐着它。它全身橙黄，体态肥胖、修长。男子在野草丛中左右开弓，揪住它的翼翅后用阔叶小心翼翼地包起来，一路上小跑着回家。他是我的父亲，在那困窘的年代，那是他给10岁儿子的“生日礼物”。

我望着父亲憔悴的脸，是的，我内疚极了。很久很久，我忘记自己曾是多么依恋父亲。夏天，我缠着父亲带我去荒地上割草。父亲正奋力劳作，抬首猛见天空乌云翻滚，顷刻之间豆大的雨点便砸下来。一望无际的荒野上哪有避雨之所。我被发怒的大自然吓得浑身发抖。父亲赶紧脱下身上的土布褂子裹在我身上，并将我紧紧搂在怀里。那天我安然无恙，父亲回去后却大病了一场。

冬天父亲去高地上掘山芋，我闹着也要去。干冷干冷的早晨，父亲拗不过任性的我，就把我背到了地里，我披着父亲厚厚的棉袄，坐在背风的地方。父亲干得满头大汗，白色的雾气笼着他，我则瑟瑟发抖，终于冻得哭出了声。父亲连忙捡些枯枝干柴燃起篝火，抱我坐在火边取暖。他随手把几只山芋扔进火塘里。过了一会儿，火熄灭了，山芋也烤熟了。父亲把山芋从灰烬中拨出来，拿在手里左掸右拍，然后递给我。咬着热腾腾、香喷喷的山芋，我周身感到暖暖的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考上省城的师范大学。父亲送我到车站。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背着鼓鼓的行李包，车后座坐着年轻力壮的我。本来我想让他坐我骑，可他说什么也不肯，他怕累着我。烈日下的他，汗水顺着脸颊不住地往下流，可他双手扶把不好擦，我便掏出毛巾替他拭去汗珠。他转过头朝我嘿嘿一笑，仍然无语。到车站后，父亲舍不得买一瓶矿泉水喝，为的是省几个钱，好再买一条毛巾和肥皂给我带上。

父亲就是这样用他无声的爱呵护着我成长。可长大的我却忽略了父亲，疏远了父亲。父亲木讷，我也寡言。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，话少得出奇。人世沧桑，经历了许多事情后，作为儿子，似乎现在才走近父亲的灵魂，准确地说，是读懂了他那大山般深沉的父爱。图

季候物语 刘绍义
一树梨花压海棠



雪压海棠

有人说，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是苏东坡的诗句，并且还说得有鼻子有眼，“十八新娘八十郎，苍苍白发对红妆。鸳鸯被里成双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”。说这就是苏东坡

对北宋词人张先八十多岁娶十八岁小妾的调侃诗。

但我翻遍苏东坡的诗集文汇，根本找不到这首诗的身影，倒是清初诗人刘廷玑有一年春天到淮北巡视部属时，见一叶姓民家“茅舍土阶，花木参差，径颇幽僻”，尤其发现该户人家“小园梨花最盛，纷纭如雪，其下海棠一株，红艳绝伦”时，脑海里立即蹦出一首老人纳妾的绝句：“二八佳人七九郎，萧萧白发伴红妆。扶鸠笑入鸳帷里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”这首诗收录在《在园杂志》卷一中，题目就叫《宿迁叶姓查声山联》，有名有姓，白纸黑字，千真万确。

但不管苏东坡有没有写过类似的诗，他调侃过张先晚年纳妾倒是事实。在《东坡集》中，明明白白地收录了一首《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》：“锦里先生自笑狂，莫欺九尺鬓眉苍。诗人老去莺莺在，公子归来燕燕忙。柱下相君犹有齿，江南刺史已无肠。平生谬作安昌客，略遣彭宣到后堂。”不过人家张先也不在乎，不生气，面对苏东坡的调侃还写了一首自嘲诗相酬和，其中有这样两句曲为辩解，深得子瞻激赏：“愁似鰕鱼知夜永，懒同蝴蝶为春忙。”

的确，梨花的白，海棠的红，激起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泼墨，清代袁枚七十岁的时候写的《不染须》一诗，其中的“开窗只替海棠愁，一树梨花将汝压”，用的也是此典。不管怎样，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成了后人对老夫少妻，“老牛吃嫩草”的委婉说法，倒是事实。尽管如此，海棠依然没有像桃花一样，成为女人轻浮的象征，真是幸运。这也是人们爱海棠喜欢海棠的原因之一吧。

海棠作为春花秋卉，要比桃花美丽得多，鲜艳得多，那么早就被文人与梨花捆绑一起，能出污泥而不染，实属难得，实属罕见。所以在曹雪芹笔下，常把海棠与芭蕉相伴，“怡红快绿”之境尽显海棠的闺阁风度，让这个官宦之家的“官二代”们成立的诗社也有了“海棠社”之名，更显得海棠的高贵了。

我老家院里有一株春海棠，也就是专业人士说的木海棠，花开非常鲜艳，前年好友送我一盆草本海棠时，我才知道天下还有秋海棠。其实我们读的很多书中，包括《红楼梦》在内都提到了秋海棠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罢了。听说过去就曾经有人把中国地图比喻成秋海棠叶子，为此还演过轰动南北的话剧《秋海棠》，可惜我没有看到过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印象。

我见过的都是红色或者是嫩红色的海棠花。但据《花镜》中说，海棠除了红色，还有变种黄白二色，可惜我没有见过。记忆中《红楼梦》里贾芸曾经弄到两盆“白色海棠”孝敬宝玉，这说明曹雪芹是见过白色海棠的。古代文人笔下的海棠的确不少，龚定庵《西郊落花歌》里就有歌颂海棠的。我曾经在北京虎坊桥晋阳饭庄见过二三百年的老海棠，那里是纪晓岚阅微草堂旧址，二三层楼高的海棠树让我一饱眼福，实在幸运。

当然，不仅仅北京人喜欢种植海棠，全国各地都有海棠的种植，据说四川就是海棠的老家，宋人沈立的《海棠百咏》第一首就这样写道：“岷蜀地千里，海棠花独艳。万株佳丽国，二月艳阳天。”所谓“二月艳阳天”，说的肯定是春海棠。

四川的海棠多，还一年两季开放，加之又是海棠的产地，所以到过四川的文人，多有诗词吟诵。正是因为此，杜甫没有写过海棠诗，于是引起好事者的猜测，宋人王禹偁在自己的《诗话》里就曾经瞎琢磨，说杜甫的母亲名叫海棠，所以杜甫不写海棠。这种无稽之谈根本不值得一驳，但李笠翁等一些严肃的文人，还是忍不住予以驳斥了：“然恐子美即善吟，亦不能物物咏到。一诗偶遇即使后人议及父母，甚矣，才子之难为也。”图